

守南昌广饶记

林福祥

守南昌府记

自粤匪之由湖南而窜扰湖北也，咸丰二年十一月，湖北失守。三年正月九江失守。二月安庆、金陵、镇江、扬州又相继失守。于是江西戒严，议防堵。四月，予请用木牌扎水寨，以守湖口之梅家洲小浦，张中丞正在奏办。五月五日，贼已联帆到彭泽矣。时警报日至，居民迁徙，十室九空。

初八日，南康府失守。初十日，中丞檄予拆毁靠城濠内房屋。十一日，又奉檄会同耆太守龄督章武军。十二日，中丞委粮道吴其泰，署盐道王训，候补道沈涛等分守七门，而以予统带游兵练勇为七门策应。

十四夜，陈大司寇暨各大绅邀邓太守仁堃暨予会议于百花洲。时鉴于金陵之失，人无固志，议久不决，予与邓太守坚持死守之义，请先斩异议者。漏四下，守计遂定。

十六日，湖北臬司江廉访忠源带楚勇千余人自九江至，予往沙井迎之。是日，入章江门，即偕予上城巡视。阅毕，往见中丞，力陈可守之就，予请中丞以兵事委之，文自知府、武自副将以下，不遵调度者按军法。中丞即出示晓諭三军，而事权一矣。予又檄会同副将柏春、游击祥麟总理营务处。

十七日，陈司寇带勇出城扎营。是日，江廉访驻章江门城楼，闻贼匪已抵吴城，乃派楚勇缒城，烧毁濠外房屋。

十八日未刻，贼船一千余只由扬子州一路放炮，直薄省河。予带游兵巡至广润门，见贼匪分驾小扒子过新洲，予即督勇施炮击沉其扒子二只（见十九日奏报）。

二十日，江廉访派楚勇由空心炮台出队，予与府勇从之，与贼匪鏖战三时，斩获约二百，贼退据芝麻园之土阜。予登炮台，放连环火箭，并点铜炮击之，中贼队，贼披靡，兵勇复杀贼甚众。是日陈光宽阵亡，予左右足受三伤，得恩旨，换花翎（见二十二日奏报）。时城外民房已毁，自滕王阁之南，皆成灰烬。于是，贼踞德胜外之北兰寺及文孝庙等处，而以大木排扎营，自文孝庙至七里街沿江十余里。

二十一日，予因受伤，毒火攻喉，创甚。

二十三、四等日，兵连日挑战，贼负隅不出。

六月初二日，江臬司传令派守备蓝瑛带保信军，参将罗玉斌带川贵勇，由顺化门出队，命予以府勇合后。江臬司偕予及知县马永炽同扎大较[校]场之西土阜。保信军以违节制，失道败绩。江臬司令府勇排一字阵于坡上树林之内，旌旗闪动，贼疑有伏，乃退（见初二奏报）。

自贼之踞德胜也，江臬司曰：“贼素恃地雷攻城，今数日不出，中必有计。”密令予于德胜门内筑月城，并多备沙包石块，以为抢筑之用。初四日辰刻，贼匪由德胜门西用地雷轰城，城陷十余丈，众登城。江臬司带勇由章江门至，予与邓太守带勇由德胜门会之，随战随堵，楚勇尤力战，贼败乃逸。是日化险为平，而兵勇伤亡亦百余人。江臬司乃更筹所以御地雷之法，由城内挖地道，既围城外，沿城作明濠。

初八日，楚督张制军亮基命副将张金甲、都司戴文兰带辰州兵、开化勇、钟祥勇，程智泉带广勇来援。

十一日，南昌府邓仁堃接督粮道印，予奉檄署南昌府事，又奉檄管带广勇。

十二日，获接济贼匪之奸民八人，立正法。

二十三日寅刻，贼匪复用地雷轰城，城陷二处。江臬司之弟忠济，首先督率楚勇抢护。是日北风甚紧，贼匪轰城之时，城外火烟卷入城内，兵勇站立不住；正在危急，忽转南风，火势反向外燃，真神助也。

七月初一日，江臬司派予带府勇、广勇，会同道勇、章武军，由空心炮台出队，攻芝麻园；楚勇攻文孝庙。是日杀获甚众，奏报有府勇首先扑入贼营等语。

初三日，贼匪分股破饶州，知县沈衍庆、李仁元死之。

十八日，湖南候补道夏廷樾、翰林郭嵩涛、同知朱孙贻及江臬司之弟江忠淑从楚南来援。

十五日，擒拏获奸细甚众，并获伪司马罗双枢等，诛之。

二十三日，各兵勇分队出战，九江兵先退，总兵马济美死之。

二十六日，各兵勇分队出战，予以府勇及程智泉之广勇，直入贼营，杀其头目，夺其大小黄旗而还。是日，府勇、广勇阵亡者三十六人。

八月初一日，于炮局地下，掘得三千斤大炮十余尊，五百斤至三百斤数十位，即分运城上城下，连日轰击，击沉贼船无数，贼始有遁志矣。

初八日，战于文孝庙，马永炽下城督战，烧毁贼匪炮台二座。连日广勇及抚州兵、浙江兵用炮击文孝庙。

二十二夜败窜，江西解严。二十二日奉上谕：江忠源奏请制造战船，购备炮位，其夏廷樾、林福祥二员现在江西，应于何时飭往何处监督船工购炮募勇之处，着张芾、江忠源酌量办理，钦此。盖江臬司有募勇造船肃清江面之奏，以予晓畅军务，实心办事保奏，故有此旨也。巡抚张以予现署首府，办理善后，未能分身复奏。

二十九日，江臬司带勇追贼。于是江西设局，查保甲，挖城濠，筑城垣矣

江西之被围也，凡九十五日。自贼至之日，即定议陈尚书、张中丞、藩司、臬司、粮道，皆分班巡城。而予则随同江臬司昼夜巡守。六月十九日以前，天气亢旱，炎热非常。镇日在城上，面同焦黑。二十日以后，霪雨浹旬，城上衣甲，无不湿透者，以是员弁兵勇病死不可胜纪。予自八月初旬，即痢症交作，力疾巡城，亦濒于殆者再矣。

是役也，江臬司有再造江西之功，然其将令无他，亦只要守城兵勇站立得住，见贼不许擅动，得一“定”字诀而已。城上以火弹、火罐、火箭为最得用，而滚水飞石亦不可少，至于预备防地雷，则多备布袋囊沙及多备石块，以为随塌随筑之用，亦正无庸矜奇炫异也。

十月十九日，卸南昌府事，十一月赴抚州府任。

援剿广饶、克复弋阳、兴安、上饶日记

咸丰四年十月，贼匪由安徽之建德窜扑饶州，署知府曹燮坤弃城遁。安仁县莫令来书乞援，予派勇三百应之，贼旋退。都司吴锡光亦带勇至，遂克复郡城。

五年正月，贼匪又由建德扑饶州，知府曹燮坤又弃城遁，城遂陷。时已革总兵赵如胜督兵防饶，败绩，众军皆溃；贼匪遂乘胜破浮梁、乐平，而以大股入万年之石镇街，以此地为由饶入广信、抚建、南昌之要道也。竹伯中丞奏请檄予由抚州带勇赴援，而以赵如胜原带之宝勇、志同军、威武军、义胜军、安全军、馗军及铅山兵、临江兵隶焉，又益以宝勇五百。中丞以令箭付予曰：“君往如吾亲往，文武员弁皆归节制，有违令者，许以便宜行事。”

二月初八日，予带捷胜勇七百人，由抚州祭旗启行。是夕驻东乡县。亲兵周锦荣攫夺民间烟土一包，将斩之。东乡令吴朗请于予曰：“公今出兵之始，先戮亲兵，恐于军不利。且烟土禁物也，与攫取金银者异，盍宥之。”予曰：“是非君所知也。亲兵不罚，则七军能示罚乎？攫烟土者不罚，则攫金银者又能罚之乎？为亲兵尚不可犯法，则在别军者，知所惧矣。取烟土尚不可宥，则取民间财物者可知矣。兵志曰，罚自近始。今者，江西军务之坏，由于赏罚之不明也。”斩之。于是军中肃然。

初十日过安仁。

十二日到石街。时贼匪万余在石镇街之北，赵如胜带勇二千余在石镇街之南，相持者已二日。予方到之始，即亲诣河干察看。贼匪见予立于红伞之下，枪炮如雨，向予施放。予不动，炮子亦不能中予；唯营书吴步云立予旁，洞左股焉。贼匪虽有船数百，泊于北岸，亦未敢逃过河也。予简阅赵镇移交之各军，累败之余，溃亡未集。予曰：“以此众战，是以众遗敌也。若非收流亡

，选精壮，足名额，修葺器械，添置军火，又乌可以言战哉。唯大敌在前，我一移营，贼必乘势南渡，我军无噍类矣。”

时贼匪又由乐平过河，出一大股绕至寡妇桥，欲袭我军，使我腹背皆受敌。十五日酉刻，侦得贼匪之至寡妇桥者，将于三更抄我之后河地。贼匪在过河攻我之前，已传伪令造饭矣。赵镇闻之，放声大哭。各营官皆面无人色，于邑相向。予曰：“嘻！此岂一哭能了者耶！贼匪之来，所谓荷包阵也。予自有退军之法。妄动者斩，违令者斩。”初更后，传令宝勇、志同军、威武军、宜春勇各挑抬炮三成队，到河沿排列，向对河攻击，不许一人擅自回营。令已行矣，队已拔矣。再传令各军派三成队在营盘后面三里许树林茂密处埋伏，倘贼匪来追，俟其将至，即开枪炮，由林内击之，不许出林外打仗。令又行矣，队又拔矣。后即传令以二成队收舍装棚帐，立刻拔营；再以二成队沿途护送拔营。已行数里矣，河干之枪炮尚连声不绝也。计后队辎载已过埋伏处所，乃传令河沿之兵勇，全数撤队，步步为营，退往万年。四更，寡妇桥之贼蜂拥而来，对河之贼见炮声才息，亦乘兴而至；至则空营数座，不见一人。互相谓曰：“炮声中夜未绝，何以忽然不见，是何神也。”有欲追者，贼目止之。不听，追至数里，我军在丛林中枪炮齐施，贼抱头鼠窜而走，曰：“几中妖计。”速连夜退回饶州，不敢扎石镇街矣。盖自军兴以来，贼匪之用荷包阵，无不中其计者，此役颇得退军之法。

十六日，以万年缺食，移驻安仁，料军实，加整顿焉。志同军素不驯，累犯法，赵镇不敢问。

十七日，有勇目黄福保入县署，追杀县令莫廷蕃。予闻之，迅马驰至，立斩以徇，并贯三人耳，于是各军更肃然矣。

十日后，挑选已定，器械已备，军令略明。发令下饶州，头队已发，适贼匪又一股由徽州、德兴窜破弋阳、广信，太守飞章告急。予连夜调集各军，星夜前往。

三月初四晚，至贵溪，邑无居人。初五日，由乡间邀守令回城。初六日，扎营城外。时浙江游击常带处州兵五百回浙，过贵溪，预约以水陆夹击，弗听，急欲闯过弋阳。贼匪累以游骑来犯，予严御之，使不得进。

十八日，罗山观察，李迪庵太守，以湘勇三千来会。十九日，同扎水门铺。

二十日，由小箬岭拔营，薄弋阳城下。贼匪分西北两门出，每股约八九千人，黄旗蔽野。罗山、迪庵率湘勇战于西门，予率江西数军战于北门。自巳至午鏖战已久，贼又分一股包我军之后，予急策马下坡冲之，亲勇乘势遏下，众勇皆回军夹击，贼乃败，两军均杀贼三千有奇。先是，贼于城外高桥，用石堵

塞，中仅容一人，至是贼败，挤拥不得进桥下，溺水死者又各千余。

申刻，收队回营，正卸鞍造饭，贼之伏城中者，又以数千人，分两路来犯，一扼予营之后也。两营均不动，贼亦怀疑，不敢进。酉刻，贼急欲退，于是两营一呼而起，分头抄出，贼复大败，斩获无数。

二十夜，各军分队放哨，薄城警贼，贼遁，于是分队追杀无数。贼迷入松山，搜山又获贼无数。回乡乡民捉贼来献者又无数。是役也，贼之被杀、被擒及溺死者共以万计，而伪官悍将死以百计，夺获黄旗千余面，伪印二十余颗，铜炮抬炮器械数千件，实为东南数年来仅有之大战也。时不逞之徒尚有藏匿伪将以图再举者，访闻已确，又擒获伪指挥吴庆芸，伪帅詹宗保及其余党于村落间。弋阳之贼，无孑遗矣。

先是，予派威武军熊应文带勇千人，以防河口。二十日，既克弋阳，即檄熊应文率师入兴安，克之。于是广、饶二郡，贼匪弃甲曳兵，望风而遁。李迪庵至广信，吴锡光至饶州，皆迎刃而解，无事于战而广、饶两郡肃清矣。予抵郡后，扎于乌石，父老儿童箪食壶浆络绎不绝，予亦慰而劳之。

四月末，广信善后，已有端倪，予即撤兵，回抚州任。